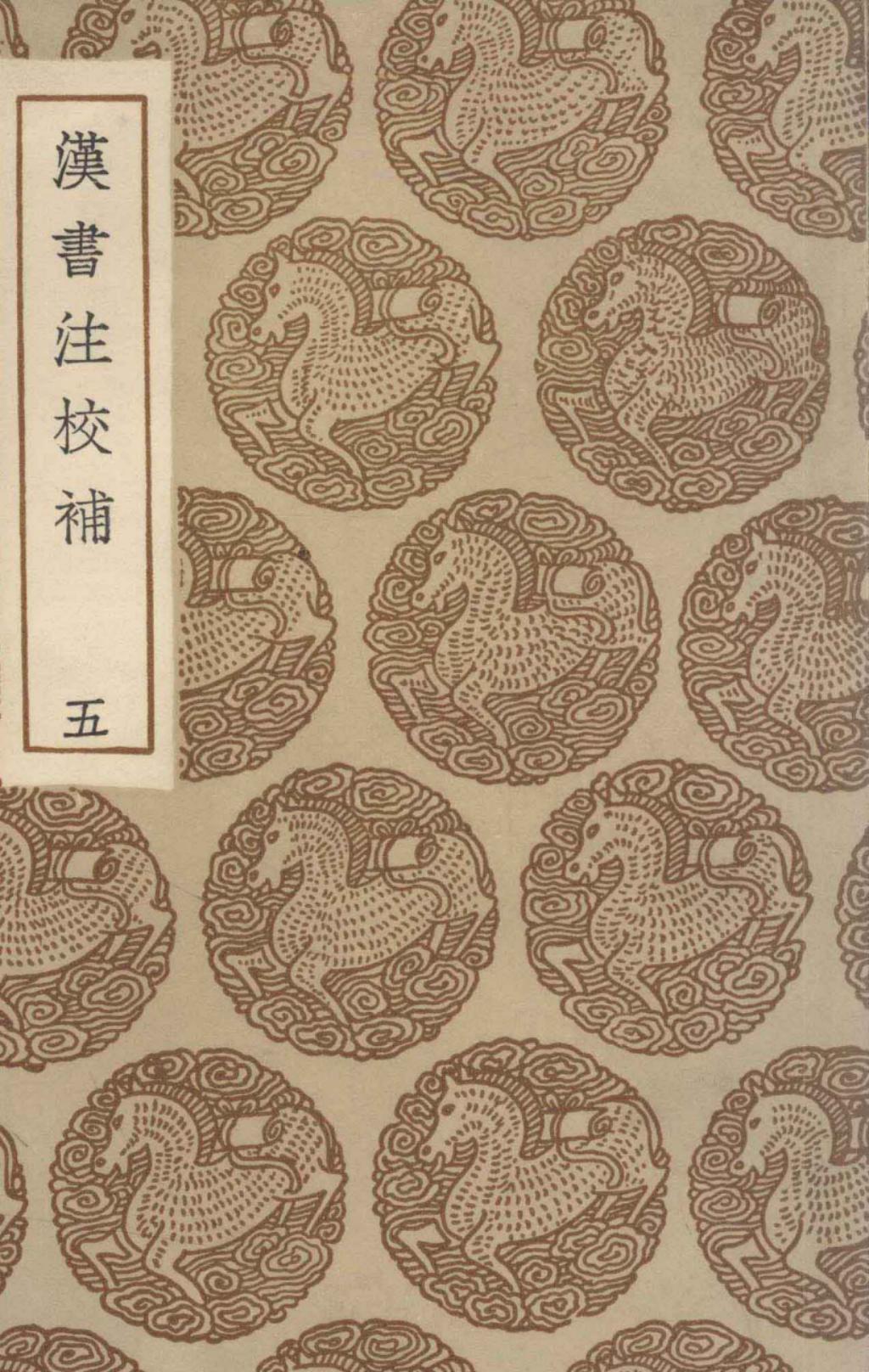


漢書注校補

五





漢書注校補

(五)

周壽昌撰

漢書注校補卷二十四

地理志第八下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

本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壽昌案華陽國志武帝元鼎六年分廣漢郡爲武都郡屬縣九東接梓潼西接天水北接始平

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案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禹貢嶓冢道漾東流爲漢此卽東漢水之東字金氏榜云養水即水漢志作養今甘肅秦州黑峪江也今黑峪江不與東漢水通流志云養水至武都爲漢又云漢水受氐道水皆存禹貢故道耳漢時東漢水已不受氐道水故更以沮水爲其源也壽昌案漢時距今數千年川途湮涸靡常容有遷變觀酈注引劉澄之云有水從阿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則水道潛通伏流復出亦所時有不能以今道阻隔懸斷古流也王先謙云同治庚午典雲南試值江漲迂道施南道中多洞口如甕或平地或山穴時見流泉數十交道洶涌而入濤落有聲淵隱莫測土人云每數十百里伏流復出行地上成河常見不異名之曰落水洞取彼目證稽諸昔聞洵不誣也胡氏渭設七誤以駁班志與水經注而云氐道水

可存而不論。則不能審氏道在今何處。而以志兩字爲贅文。塗竄古書。務伸己說。王氏念孫謂東漢水東字後人所加。忘卻經文東流爲漢一語。錢氏坫引說文解字云。漾水出隴西氏道。東至武都爲漢。欲遷就以成其說。案說文實作漾水出隴西灝道。非氏道。且水經注引闕駟云。漾水出灝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慎呂忱竝言漾水出隴西灝道。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氏道。然灝道在天水郡冀縣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灝道之爲謬矣。是水經注已引說文而正其謬。錢氏奈何徑改灝作氏字。以誤後學耶。

平樂道。

水經漾水注稱平樂戍。亦作平洛。

循成道。

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并作脩城。而漢志各本俱作循城。錢氏坫徑改作脩成。固非。即魏書、隋書、水經作脩城。亦非也。循脩雙聲。成城音同。漢時多通用。觀本書諸侯王表。中山懷王脩傳作循。功臣表深澤侯趙脩。史記作循。功臣表湘成侯監居翁傳作湘城。東成侯居股傳作城。傅成侯張章褚。表作城。漢北海相景君碑陰題名。循行作脩行。可證。

下辨道。

續志無道字。

隴西郡、秦置。

壽昌案水經注。隴西、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本書高帝紀。漢二年十一月。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又案此志隴西等十郡下缺載所屬州名。案地志云。武帝改雍爲涼。蕭望之傳以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爲涼州。是知此皆當屬涼州。殆傳寫脫也。

狄道、白石山在東。

壽昌案晉書李暠傳。討叛羌於素昌。素昌乃狄道也。是狄道一名素昌。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狄道東有白石山。今本作白石山在東。蓋因下金城郡白石注引應劭曰。白石山在東。誤入於此。遂失班志原文也。

氏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

案今志各本至字上無東字。錢氏大昕、王氏念孫俱引說文水經證作東至武都爲漢。錢氏坫徑於本文上加東字。壽昌竊意班氏豈不知東至武都誠以禹貢本有東流爲漢之語而武都在東前志各注俱可尋省無煩加一東字似非有脫文也。

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西禹貢西頓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

壽昌案東入西。西當作河。是涉下西字而誤也。錢氏坫依水經注改志原文作洮水出塞外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後又引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錢氏

聯綴成文非班志本文也。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閻氏若璩曰此別一嶓冢班志載入禹貢二字誤案閻氏自云親至秦州嶓冢山下始知寧羌爲真禹貢之嶓冢而錢氏坫云親至秦隴知禹貢暨本志之文皆無誤證以山海經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流注于沔水經嶓冢山在氐道南二說更信言之非舛但後世多以志義爲非而又別嶓冢有兩山移禹貢之嶓冢于今寧羌州地穿鑿附會斯更巨戾壽昌案兩先生俱經目驗而兩相刺謬他更何論閻氏駁班之說未足據矣而胡氏渭禹貢錐指說嶓冢山實主閻說西漢所出錢氏坫徑補原文作西漢水所出是也細審之似亦不盡是脫文蓋西漢是巨浸不必加水字始明觀河池下至沮入漢亦無水字或亦有加水字如東漢水者此隨筆成文無定例也水經漾水注引地理志西縣有鹽官錢氏亦據以補作正文。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

顏注引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臣瓊曰稱金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曰雖金城湯池壽昌案水經河水注引闕駟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又河水又東逕金城縣故城北應劭云云漢書集注薛瓚云云惟臣瓊作薛瓚又多王莽之金屏也一句皆屬金城縣不屬郡言顏借引作郡注也今志金城縣下莽曰金屏卽此案昭帝紀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置金城郡前此金城何屬無攷。

玩水經注稱金城縣故城或郡卽當時縣治後之金城縣別築新城耶又觀顏引應注築城得金語系之郡下益信郡爲故金城縣地矣又案趙充國傳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注孟康曰在金城是郡應有西部都尉志脫漏也

允吾莽曰脩遠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莽又更允吾爲脩遠縣

浩亹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入于閻門河河又東逕浩亹縣故城南又引闕駟曰浩讀閻也故亦曰閻門水兩兼其稱矣

令居

壽昌案水經河水注漢武帝元鼎二年置

枹罕

注引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枹音鉄壽昌案應注有枹音必是作故枹罕羌侯邑也此明脫一枹字水經河水注引應劭曰故枹罕侯邑也無羌字

白石離水出西塞外

水經河水注離水作灘水

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脩遠。

水經河水注王莽之脩遠亭也。王氏峻云莽旣改允吾爲脩遠縣此允街則降爲脩遠亭故不嫌重名也。亭字當增趙氏一清說同錢氏坫徑加原文作莽曰脩遠亭。

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錢氏坫依水經注於石室下加石釜二字壽昌案水經河水注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此酈氏注自采異說並非班志文何能徑加入原文內且此二字於地理何系而必增入耶。

莽曰鹽羌。

水經河水注作監羌是也壽昌攷莽於縣名臨字多改作監說已見前鹽與監又字近而譌也。

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錢氏大昕云蓋析隴西置李廣隴西成紀人志屬天水此其證也壽昌案錢氏此證極確廣當武帝時史傳成更在後其不係成紀於天水而仍係之隴西者廣於元狩四年死在置天水五年前故仍稱隴西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注成紀隴西縣亦以在文帝時也○又案武帝本紀三年未書置郡事惟天水前不見紀傳中至元鼎六年紀內始有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語亦可證置郡在六年以前也續志上邽西皆隴西屬縣後析屬天水則又在明帝改名漢陽之後顏注地志常以後證前獨天水各郡皆詳審可據。

街泉。

續志略陽有街泉亭注街泉故縣省是後漢降爲亭屬之略陽縣矣。

望垣。

續志垣作饭。

縣諸道。

案史記匈奴傳自隴以西有縣諸之戎故曰道水經渭水注云又歷橋亭南而逕縣諸縣東又云又東南歷縣諸道故城北壽昌案曰縣曰故城何時去道稱無攷。

略陽道。

續志無道字。

冀。

許慎說文作驥水經渭水注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縣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鎮戎縣曰冀治今志以平襄列諸縣之首似郡治在焉而續志漢陽郡則冀首列水經注殆據東漢時言也。

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

顏注固讀與圉同案禹貢水經注俱作朱圉蓋圉圉古通說文及本書東方朔傳圉圉皆作圉圉可證錢氏坫遂徑改原文作朱圉。

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

趙氏一清謂似別是一城。段玉裁謂案上文當是縣十七。壽昌案水經河水云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注引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是志卽以滿福爲勇士舊名非兩城也。今志語或有錯互。

成紀。

水經渭水注瓦亭又南逕成紀縣東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處也。以爲天水郡縣。王莽之陽阿郡治也。趙一清曰案漢志莽改天水郡爲填戎此又云陽阿蓋是支郡所謂大郡至分爲五者也。壽昌案本書王莽傳有成紀大尹李育是又以成紀名郡。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莽曰張掖。

王峻曰案武帝紀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元鼎六年又分置張掖敦煌紀志年分互異意者紀但記創置之年志則因其營建城郭設官分治之歲乎齊召南曰案孝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豈遲至太初四年乎志與紀自相矛盾自應以紀爲實壽昌案齊說是也元狩二年至太初四年計二十年不應創置如許之久而後營建也且武帝於五原等處開置亦屢卽其元鼎六年置張掖敦煌亦是分武威酒泉地元封三年分徙酒泉郡雖未盡徙亦有析置處也莽曰張掖案張掖本武帝舊名莽不過易武威爲張掖而改張

掖爲設屏非張掖之名始於莽也。

武威

閻氏若璩曰水經注云漢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威縣爲武威郡是郡治於此縣壽昌案昭帝置金城郡而以允吾爲郡治金城縣列第五此恐仍以姑臧爲郡治後漢因之卽續志可證也。

揷次

集韻揷次縣或作抵三國魏志涼州刺史張旣討盧水胡潛由且次出武威晉書張駿傳有黃龍見於揷次之嘉泉呂光載記魏書地形志俱同凡且次揷次皆揷次一音之轉非有別義改名也。

鸞鳥

後漢書桓帝紀注鸞音蘊段熲傳注鳥音爵舊唐書地理志讀曰鸞雀唐人有鸞雀樓卽其地也。

媯圉

胡三省通鑑注曰禿髮傉檀之臣焦朗勸令從溫圉水北渡則以媯爲溫拓跋伐沮渠李順謂自溫圉水至姑臧則并以圉爲圉蓋皆因字近而譌非有別義。

蒼柏

注師古曰柏古松字也續志作蒼松。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

齊召南曰案孝武紀武威酒泉地置于元狩二年至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俱不俟至太初年開也志于張掖之後并云太初元年開誤也酒泉與武威建郡同時張掖稍在其後如志所云武威之置反在張掖之後矣錢大昕說略同并云武威酒泉當云元狩二年開敦煌當云元鼎六年分某郡置壽昌案齊錢二說皆是也然班志於此等年分屢與紀異者蓋自武帝元光二年之帝卽位八年即遣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將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四將軍以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欲誘襲匈奴爲匈奴所覺自此匈奴屢入寇邊迄無安歲入遼西入漁陽雁門入代定襄上郡入上谷入雲中迨置郡後尙入張掖酒泉殺都尉外此殺太守殺都尉亦屢矣此皆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等年閒事在太初以前當日置武威酒泉郡者因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竝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遂以其地置郡固匈奴之地也卽張掖敦煌亦是分兩郡所置時雖設郡縣而城郭溝池營繕草創加以寇踪出沒殺略靡常初不過有郡縣之名耳至太初元年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時匈奴已衰民得定居雖小有寇掠尙無大舉故班於紀中案年分析而於志特書武帝太初元年開使讀者因文見義特其開置未分年代舛互究不免稍疏耳

刪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

案說文女帆山名或曰溺水之所出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楚詞大招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注溺一作弱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曰合黎山也

是弱水一作溺合黎一作合離也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卽此趙一清謂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卽弱水也而胡渭云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則爲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則傳曰水名非也壽昌案班注云至酒泉合黎不曰入則合黎爲山名益信

驪靬

注引如氏曰音弓靬說文作麗靬而以縣屬武威蓋張掖故武威所分也。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

壽昌案本紀元狩二年與武威同置也西域傳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張騫傳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霍去病傳開河西酒泉之地據此則酒泉開最先也壽昌又案本書律麻志酒泉候宜君注師古曰宜君候之名候官號也故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地志不載壽昌謂候微者也故不載此說益信又此時治太初麻以宜君善治麻故召之是亦酒泉郡開於太初年之一證

祿福、呼蠶水出南羌中東北至會水入羌谷

壽昌案寰宇記呼蠶水一名潛水亦名羌谷水大清一統志討來河在今肅州南卽古呼蠶水也水道提綱卯來河源出肅州西南邊外青海西北有三源東源曰厄几餒必拉中源曰把東必拉西源曰滔

來必拉經卯來堡曰卯來河蓋討來卯來滔來音相近無定呼也又案唐於灤澦古城置福祿縣蓋從續志名也亦見寰宇記

表是

續志作表氏是氏古通也

會水莽曰蕭武

汪本蕭作肅

池頭

續志作沙頭

綏彌

注如氏曰今曰安彌亦從續志名也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

案敦說文作煌錢大昕曰紀在元鼎六年齊召南曰紀於太初元年書蝗從東方飛至敦煌則置郡不在後元年明矣壽昌案武帝後元是紀元凡兩年不比文景有前後元年也此後元下必奪一字

敦煌莽曰敦德

疑下有亭字錢坫則直以意加作敦德亭矣

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入其澤

其澤錢坫校改作冥澤王念孫曰冥安縣因冥水得名冥水所入之澤故謂之冥澤壽昌案惟冥安因水得名故班氏謂入其澤卽入其縣之澤觀下龍勒亦止云東北入澤不云入龍澤應注亦稱入其澤不云入龍澤皆可證時有冥水之水不名冥澤也則其字似不必易作冥

效穀

注師古曰本漁澤障也桑欽說云云胡渭曰效穀下師古曰三字蓋後人妄加此言非師古所能引也王鳴盛曰案地志引桑欽說者亦皆班氏原注桑欽傳孔壁真古文尙書者地志亦引禹貢古文山水十一條皆孔安國義則知班氏好古此效穀下桑欽說亦必班氏原注也王峻曰此班氏本文非小顏注也桑欽書唐初已失傳師古曰三字衍錢坫校本逕刪去師古曰三字矣

淵泉

續志曰拼泉晉志作深泉蓋避唐諱續志或因唐傳鈔而避也

龍勒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

段玉裁曰揚雄傳西北一候如氏曰地理志龍勒玉門關有候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今志有缺壽昌案候微者也此兩關有都尉治之故不書候亦不勝書也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

壽昌案武帝本紀是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未嘗置安定郡其五年行幸雍西臨祖厲河而還祖厲爲安定屬縣則置郡已二年矣又案楊惲傳與安定太守孫會宗書有云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似亦置郡未久語錢氏大昕曰蓋析北地郡置錢氏坫集釋同當必有據

烏氏、烏水出西北入河

續志作烏枝吳卓信謂水經注渭水篇有黑水云黑城北西南入瓦亭川攷後漢書注烏枝縣有瓦亭關則烏水疑卽黑水之異名入河當作入涇也壽昌案徑以黑水當烏水又因烏氏有瓦亭關遂以水經注黑水入瓦亭川之語強附之似非的據卽以水經注論亦止云注于渭非入于涇也錢氏坫直改入河作入涇所引地道記云龍池山烏水出是明有烏水而究無入涇之確證○又案下昫卷云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是郡中水固有入河之一道或烏水卽由渭入河故志云入河也

鶴陰

續志作鶴陰

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

案史記匈奴傳秦昭王伐殘義渠於是有北地郡威成水經河水注作威戎錢氏大昕曰北地當屬朔方部史失書王氏念孫徐氏松校并同

馬領

注師古曰川形似馬領故以爲名領頸也壽昌案通典馬領縣漢舊牧馬地也寰宇記廢馬領縣在今慶州北七十里馬領山名俗名箭括嶺九域志安化縣有馬領山據此則馬領是因山爲縣川形之川應作山領卽山領之領亦不必訓頸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

說文澠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从水盧聲水經澠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於洛趙本作澠戴本作沮注引地理志曰沮出畿縣西東入洛趙一清謂畿縣之名不見漢志而史記索隱曰沮水地理志無文不可解今戴校水經則云近刻譌直改注照今地理志文惟作出西東入洛壽昌案各說及地望審之沮實在洛西東入于洛爲是原文東西字倒轉或傳刊之誤也段氏玉裁謂今志不誤水經引作出西東入洛爲誤則與舊說并王校錢校各本相反未敢據也

富平莽曰特武

一本作恃武水經注作持武

靈州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號非苑

州一本作洲注師古曰苑謂馬牧也壽昌案百官表邊郡六牧師苑屬太僕卽此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頭號非苑者意取非子牧馬而名

鶉孤